八編類纂

左編

將類

東漢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舉孝廉茂才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摽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

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敕州郡修理攻守簡練
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
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
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
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
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
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
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
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

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己於倉亭，生擒卜己，斬首七千餘級。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

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輛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

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詔嵩回鎮長安以衛園陵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

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埶在於此也嵩曰不然卓夫懟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

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嵩議郎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

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眞犕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以流星策免李傕作亂嵩以病卒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

唐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光弼嚴毅沉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補河西王忠嗣麾兵馬使充赤水軍使

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十三載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淸高仙芝戰敗斬于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爲閫寄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攻眞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賊屠積骸蔽野光弼酹而哭

伏中無將
小紙隊

之出為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令軍行疲勢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衆銳弗能持重鬭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餉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

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藁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思明壁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搤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

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褁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諠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項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懐其勑。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勑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庭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庭下卒不滿萬餘。團練爲合之

衆亦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
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
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
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
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
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
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
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
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
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

人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張帳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畤破大横關光弼追敗之遷司空乾元元年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趣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擒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旣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太

南瑱銜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悍服類此寶應元年
進封臨淮郡王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
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自謀有以
中傷者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
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
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
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
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轝其母還京二年光弼
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
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

將即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郵其母諡曰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

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必破膽裂自臨淮殁無復梭旗事此安足賞哉

唐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决旬日詔光弼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

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子儀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賊尾我軍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鬬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

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大振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旻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

候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偽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逆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潏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爲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

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
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
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
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長川彌亘一舍賊李
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
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
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陜郡翌日王入京師老
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
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陜助通儒旗
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

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輙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帝卽詔大舉九節度使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

史爲汾陽諱正不必諱

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來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

未嘗乖將何爲敗

惻然

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

事上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
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
辛雲京亦治害其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
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間百計因罷子儀副
元帥子儀懼讒且成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
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
毋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
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
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是
時朝義就誅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

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遽承詔應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寖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讙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殘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

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淸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眞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馬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竪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

暴露，效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官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略徐，北緜懷衛及相，千里條蕭，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鬬場。陛下意者不以京都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太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郵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

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藩還見宗廟謁園陵爾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四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中節度使兼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為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勁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

詠思歸之人。妳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恐以死相向乎。帝曰善。虜寇汾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永泰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剌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子儀使人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扼其衝要。於是帝命淮西李忠臣屯渭橋。滑濮李光進屯

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駱奉先李日月屯盩厔渭北
王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
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
先是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
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
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
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
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
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
吐蕃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然

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
赦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
以千餘騎來降子儀遣書喻党項帥鄭廷郝德等皆
詣鳳翔降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
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
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
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
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
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
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痍傷凋耗

下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耶屬者虜來册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内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約不至進退未一將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

德宗嗣位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陪葬建陵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穴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

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衛士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寛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

者二十餘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大人乳母之子犯禁虞都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非奴才而何

唐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豪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不知

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允謙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順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賑獲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可顯用答曰是子爲國恠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貞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安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

千餘初雲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發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略走襄邑爲項丘令盧禎所殺賁乃引兵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躪死巡馳騎人燁一作無董一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戕將祗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

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鬭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與巡有舊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為百世笑奈何且君平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開府特進風裁如是

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諜知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

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偽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縶送祗所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

水為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圍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乎、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士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滑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為識、覘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

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
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丞、遠侍御史、閭吏部
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
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
及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
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
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
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城門徑抵
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
船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千人隍中、持鉤陌刀彊弩約、

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諜伏發禽之督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絙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不能辨因剡蒿爲弧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餫濮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食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于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

士多饑餓死存者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朞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

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鬬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巳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持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其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

忠而有謀

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至貞源李賁遣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

委曲反文貫而有信

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刃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吾爲君父死爾附賊者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

亦不肯降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守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然

務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

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誄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楊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賜楊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

謙廣焚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誾潞州大都督
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宅子去疾遠子峴賜巡妻申國
夫人賻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
雙廟云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

左編

將類 平亂

宋趙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少從父方軍中嘉定十三年與弟葵殲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襄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

冠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囘師感之可勝歎而無後患十七年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特優勞二家旣大喜范卽遺徐聯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撥馬三千招游手之强壯者及籍李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斌感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

府李全據楚州

失此不右而右兜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討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擣淮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琸雖能得其懽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琸，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乞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

指其以鹽爲名

指軍需

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眞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

晉已晉心

之禍范所遺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淚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因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除蹙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回書謝廟堂且決之曰撫定責之睦褒而以鎮守責之范

責聯稷者亟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旣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責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元生殆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鼂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奸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彌盜也。欲

望矜憐別與閒漫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奉祠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校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曰異曰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哉今或謂兵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

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以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

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衛念慮必人人思親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旣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

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鬪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

朝廷乃召范禀議復令知池州紹定三年遷淮東安撫副使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撤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撤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也。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有江阜無益也。詔吉乃許范刺射陽湖兵無過二萬人就聽節度制范又遣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裂全進范淮東安撫使兼知

揚州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北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康府居住嘉熙三年敘復官職

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元察罕

察罕帖木兒穎州沈丘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穎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旅屯沈丘數與

元末紅巾賊

論中原大勢

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兵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會大風揚砂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斬首無筭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兵部尚書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殽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

院事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即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終不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壘之以鐵騎賊囘拖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十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再趨長安至灞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領大衆入潼關與賊遇賊輙勝殺獲以

億萬計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賊大潰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即留兵戍淸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

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吳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盜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于是天子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荊襄便宜行閫外事、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

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
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
虎牢塞成皐諸險而還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
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
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
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
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
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
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
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

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賀宗哲魏賽因不花關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屯安豐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筭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

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平定、而都督之子曰孛羅、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諜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乃輿疾自陜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

其子撒廓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據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從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於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欵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

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追封潁川王改謚忠襄於

是起復擴廓拜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猱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保以兵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為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為安孛羅自察罕既沒復數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而釁隙日深二十二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得罪于太

太子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爲孛羅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令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孛羅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竟其事太子又方節重于擴廓時擴廓駐太原與孛羅擁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因誣孛羅老的沙謀爲不軌而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孛羅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孛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七月孛羅又與老的沙合禿堅兵同犯闕時擴廓遣

將以萬騎衛京師、駐于能虎臺、與戰不利、遂奉太子奔于太原、孛羅既入朝、據相位、又使部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太子乃趣擴廓大舉以討逆孽、丞相也速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孛羅伏誅、帝遂詔太子還京、而擴廓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左丞相、居兩月即請南還、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于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

與朝廷等、而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自燕師還河南、乃復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鹵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張良弼首拒命、孔興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既開、遂成讐敵、擴廓乃遣關保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師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以重兵擁

太子入城、欲脇帝禪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太子心銜之、及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第遣弟脫因及部將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

擴廓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即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高善論兵尤爲察罕所信任及兩人見擴廓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太子用沙藍荅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太傅與弟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率兵

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孫左丞分省太原
關保以兵為之守、擴郭卽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
所置官、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
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爵
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
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退守于平陽、而關
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
興、與擴廓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
皆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
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

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卽復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卽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李國鳳以誤國皆受黜旣而擴廓上疏自陳其情悃帝尋亦悔悟下詔除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

此據擧元家存十上

已不可爲矣、已而大明兵逼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
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即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
甘肅、至正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
廓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學士陳祖仁伏
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青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
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中原諸
軍、左牽右製、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
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
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倚於故轍前日南軍
僻在一方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窺持國柄故宜先

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
擴廓勢已窮處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于宗社故宜
先於救難則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
涵育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彊弱改
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
今擴廓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遏襲必
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動
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
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游說
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

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元董摶霄

董摶霄、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除涇陽縣尹入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丞相脫脫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至之時朱皐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將答失八都魯爲帥軍摶霄皆與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皐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

士大夫爲野人之見者不少戢於子女玉帛耳

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瀰南我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急躍馬渡瀰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三十五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誘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

君方面既陷于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援。鉞。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

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滸大淵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報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

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旣數日、賊復來窺
獨松搏霄郎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
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
砦諭之、賊皆入將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劒
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
砦吮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
有蘄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
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
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
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陞樞密院判官

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與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即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太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川不利賊乘勢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兩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出四門突出賊後約

日旗一麾即還旣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幷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楡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斤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幷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據此善戰者

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
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慣經
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
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
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
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
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
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
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幷安東海
寧沭陽贛榆等州縣。俱瘵。其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

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使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鬭騎兵少卻至礀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

明乃黙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判官未幾有旨命摶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摶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摶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摶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未完諸將謂摶霄曰賊至當如何摶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摶霄前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事聞謚忠定摶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

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